

流年记

一个人一座城

张建梅

当我把手机从兜里再掏出来的时候，黑黑的屏幕再也亮不起来了，那时我正在青州古城的“偶园”里。对此，我不能置之不理，因为手机就是钱包，打不开手机就跟一分钱没带一样。

我无心游园，匆匆转到出口寻求帮助，然而无论我和服务员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没有导航我寸步难行，没有支付宝我无法乘车，甚至连青州的高铁站也无法抵达……

服务员一边反复帮我触屏开机，一边多次用手机给我打电话，电话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刺耳提示让他也有些焦躁。站在历史久远而深厚的“偶园”，我内心一下子变得空荡荡，一种无奈的焦灼攫取了我：家离我太遥远了。

“你先别着急，用我的手机联系一个熟人，让他给我转账，我给你现钱，这样你就可以乘车了。”服务员的善解人意，让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用服务员的电话联系上丈夫后，他们二人加了微信，然后服务员问我：“你需要多少钱？”

我大致一算，说：“两个车程，60元够了吧……”服务员听我拿不准，说：“就

100元吧！”说着他走出“偶园”，回来时，手里捏着一摞零钱：10元的、20元的，还有几张5元的和1元的，然后，他把钱摊到桌子上，分成一摞一摞的，对我说：“这些你坐公交用，这些可以坐出租，这些买车票……”临了，他又自言自语道：“100元够了吗？还是应该宽裕点！别把钱算得太紧了，我再给你去凑100元现金。”

于是，他又出去，等再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百元大钞。

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当我匆匆离开“偶园”时，青州古城的暖阳还在。

“在下一条街有公交，11路直接就能到高铁站。”服务员站在远处，高声提醒我行走路线，目送我这个陌生人远去。

坐上公交车，我才意识到时间已临近下午5点。初春的日光总是很短暂，是从青州回潍坊再回莱州更近，还是从青州直接坐汽车回莱州更方便？

一上公交车，我就问司机，然而高铁站跟公交站是两个方向，司机也不确定是否有从青州直达莱州的客车。

“索性就坐高铁吧！”我拿定主意。

走下公交车，眼前一片空荡，公路上根本找不到通往高铁站的指示牌，我跟在

一同下车的男子旁边茫然地走着。

“那边是高铁站。”男子指着前方说：“我帮你看看汽车站有没有到莱州的车。”说着，他掏出手机快速一查：“没有，你就坐高铁吧！”

我有些惊诧，你跟莱州很熟么？“我原来单位有一个同事是莱州人。莱州原来叫掖县，后来改为莱州。莱州人很好，人也热情……”他好像察觉到了我的顾虑，赶忙解释。

“你先到那边购票口去买票，然后进站。”顺着中年男子指的方向，我快步赶往购票处。当我站在购票处回望时，男子早已离去，环顾四周，不见踪影。

青州并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站在青州高铁站，回望来处，街道并不宽阔，人流也不是特别多，但在干净清爽中有丝丝暖意在回荡。

我知道，在男子眼中，他的莱州同事完全是莱州人的一个代表，也代表着莱州这座城。

在我的眼中，这位中年男子和景区服务员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也是青州人的代表，也代表了青州这座城。

从此，我将谨记：每个人都代表一座城。

诗歌港

在三月的芬芳里行走

吴刚

在三月的芬芳里行走
寻找一段桃花缘
美丽的艳遇，如燃烧的情感，浓郁而热烈
或许只是昙花一现
却铭记在经年的记忆里

在三月的清冽里行走
回味，已逝去的
流金岁月，荡气回肠的
回眸，已然翻篇
刻骨的滋味，即便
春色也无法抚平

在三月的时空里行走
思绪，已盖过春天的
马蹄声，和煦的春风
虽无法抚慰受伤的心灵
时间却足以疗伤
再重新上演爱的进行曲

四十里湾春情

于功义

落潮
后浪拽着前浪
一浪一浪向后退去

再瞩望一眼海岸线吧
喷薄而起的绿，春情遍生

一丛丛石楠
吐着火舌的芽尖娇片
一排排冬青
沐着露水的嫩绿晶莹
一株株高大的乔木
蓓苞绽放芽萌了

春讯让大海的肤色由蓝酒绿
抑制不住对陆岸的眷恋
一口一口
吐出了沙滩的金色

南山公园夜景

陈辉

——
夜晚终于把喧嚣赶走
世界重归安静
曲折通幽的尽头
似乎隐藏着某种神秘
神秘，总令人畏惧
又向往
世界若没了神秘
该是多么无趣

二
偌大个公园
没人
美有时也是一种危险
密密的楼格子在湖对面眨着眼
像一窝窝鸟 惊惧

三
柔发抚澡一池春水
眼看三月
它们又要进行一场狠狠的恋爱

风物咏

石缝里飞扬出的春天

林春山

一道沧桑的石墙，石缝里旁逸斜出一树娇艳的杏花，瞬间惊艳了我的眼睛。

石墙无言地矗立在夕阳中，落日的余晖均匀地洒落在墙体上，温和而敦厚，石墙显得愈加沧桑而庄重。

石墙不知建于哪朝哪代，也不知它目睹了多少岁月风云，经历过多少严寒酷暑，风云变幻，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它身上的苔藓是岁月刻下的纹路，是年轮留下的履痕，沧桑的容颜里蕴藏着无数动人心弦的故事。

我与它默默对视，却始终看不透它的喜怒哀乐，悟不透它的沉默寡言，而它缝隙里急切地钻出来的野菜似乎迫

不及待地想跟我叙说它的前世今生，却无从开口。只有从石墙中间的缝隙里突围出来的那株开满如雪杏花的杏树，在微风的轻拂下，向游人以目传情，暗递秋波，让心有灵犀的人体会着它的如烟心事。

或许很久很久以前，一群人从四面八方谷底的谷底、山坡、河道里把那些散落的石头搬运到一起，然后垒成地堰，依照地势开辟出一块块大小不一的土地，土地上长出的粮食养育了一代代人。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一粒杏核无意中埋进了地堰里，杏核从此便在暗无天日里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终于有

一天，雨水顺着石缝渗透进来，那粒杏核得到雨水的滋润，顽强地萌发出了生命之芽，开出了生命的花朵，结出了成熟的果实。没有多少人会去关注它的生命过往，人们只是看见花开了欣赏愉悦一番，看见结了果实摘来品尝一二，如此而已。

我站在石墙下浮想联翩，朵朵盛开的杏花后面是一条弯弯曲曲、饱经沧桑的树干，黑褐色的枝干是风霜雨雪磨砺出来的斑斑岁月，是不屈的生命见证！

一道沧桑的石墙走过古今，一株如雪的杏花盛开过往，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春意融融，石缝里飞扬出的春天气息浓郁芬芳！

故乡吟

丁字湾:鸟的乐园

孙瑞

随着气温持续上升，到胶东丁字湾越冬的候鸟纷纷展翅高飞，加速集结踏上北归的旅程。水面上，成群的白鹭或展翅起舞，或栖息觅食，与周边的沙滩、湿地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柔美的生态画卷。

爱鸟，我与生俱来。孩童时喜欢养鸟儿，现在又喜欢遛鸟儿。深秋，站在阡陌上，仰首看大雁南飞；冬天，观赏从遥远的北方迁徙飞来的各种鸟。它们不知疲倦，带着一身的寒气，呼朋引伴地停下疲倦的翅膀，一头扎进丁字湾温暖的怀抱中，扑腾着身子嬉戏。

春天，花红柳绿，草长莺飞的三月，

听鸟儿啾啾鸣唱，观白鹭翩翩起舞。入海口处，一群红头潜鸭悠闲自得地在水中觅食。一旦发现小鱼儿，立即以闪电般的速度翻身入水，水面上腾起一阵阵细浪。芦苇倒映在湛蓝的水面上，鸟鸣啾啾，水天一色。“嘎嘎嘎……”草丛里不时传来几声野鸭的叫声，扑棱着身子，划破寂静的上空，随处可见的各式各样的飞鸟上下飞蹿，叽叽喳喳叫个没完。

丁字湾是候鸟的度假村，能叫上名字的雁鸭、花脸鸭、青头潜鸭、白鹭、蒲鸭、水鸡，如布谷、苇篴子、鹌鹑等等很多，还有叫不出名字的。这里有各种鸟类一百多种，就是一个鸟类的天堂。

徜徉在芦苇荡草丛，偷听鸟儿婉转的歌唱，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鸟儿带来的自然音律，使人感觉到，这世上再也没有比鸟儿的婉转更好听的音乐了。

湿地常润，露出微笑，才能为自身生存保有一片乐土。近年来，丁字湾湿地大力整治自然环境，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绝迹多年的一些鸟类又出现了，以前没有的一些小动物也回来了。

鸟儿是大自然不可多得的精灵，是人类的亲密朋友，野鸟成群，鹭鸶翩翩，丁字湾已成为鸟儿的“王国”和乐园。